

政黨應有的風格

北窗塵話

美國反美利益委員會之報告

★本刊專訪★ 今天老百姓的願望

趙允義 李朝信 黃夫鵬

★批評★ 論「人心思變」

★批評★ 吞吞吐吐之類

鎮江二三事

新...聞 華東共匪兵源枯 陳毅兵變釀成民變 東北匪軍逃亡記

扶...微 毛匪利用北平「七五」事件 港政府將不容馮玉祥在港活動

藝...文 天風海濤樓雜記

文...與 梅隱齋譚勝

讀者投書 都城畫面

曾資生

光炎

本刊節錄

記者

陳辭

馮宦

雲客

伯商

厚菴

中央周刊

民國十七年創刊

第十卷第三十五期

經濟方案秘密洩露

政府應該注意查究



編輯先生：上月底該傳政府將有經濟緊急措施，把各銀行保險庫的黃金等物收歸國有或凍結，并傳那方案將於八月一日頒佈實行，於是七月卅和卅一日兩天，各銀行保險庫提物之事大起，尤以本市中國銀行保險庫最為擁擠，據說那兩天中國銀行因此徹夜辦公，一直到天亮，後來八月一日到了，政府并未頒佈甚麼新的緊急方案，起初我們還以為是那些在保險庫存有鉅資的人的庸人自擾，這兩天報上接連不斷的登載着政府確正擬訂一個經濟改革方案，并將於短期內頒佈實行。方知蛛絲馬跡，原來并非他們的自擾！這裏，我們要提出幾點意見，請求

重刊登載出來轉送給政府當局：
第一、這種改革方案，關係整個國家經濟政策的成敗及今後社會的健全與否，政府即尚在擬訂之中，為何讓秘密洩露出來？即知道秘密不能保守，為甚麼不採取預防的措施，比如先行下令禁止提存之類？
第二、中國銀行是國家銀行，對國家政策應有助其完成的義務與熱忱，為甚麼在傳說政府有新措施的時候，在辦公時間以外，替存戶趕辦提存，幫助那班不愛國家的民族，敗類逃避黃金？

以上兩點，我們希望政府注意一下，該查的查，該辦的辦，不要馬虎虎的就道機算了，現在新方案還是只聞雷聲不見雨點，而物價反被這種不運不危的空氣弄得一日千里，真是從何說起！ 敬祝
黃真炎於上海

一個家長的呼籲

望當局重視教育

編輯先生：
我是四個孩子的父親，教育孩子是父親的責任，因為南京市立中學太少，孩子們受戰爭影響，學業基礎太薄，只得私立學校。上學期學費繳一半欠一半的把孩子送上學，今年學費猛漲，較上期漲了六十倍，一個月薪水還不夠一個孩子的學費，平日又無積蓄，稍值錢的東西早已典當了，就是向人借錢，連抵壓品都找不出，孩子的教育成了大問題。
現在失學孩子太多，這決不是辦法，孩子是下一代中國的主人，未來國家的興亡繫於今日的孩子，現在沒有接受健全的教育，將來怎能負起國家的重担？尤其在二十世紀，各國極端重視教育問題，大部份青年的教育，都由國家負擔，每人都有良好的教育，掃除文盲已做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程度，至於中國，文盲之多不可統計。

以前中國向以文明古國自稱，中國文化，為萬邦所仰望，因此中國雖兩度被外人征服，結果却將外人同化，成為一個更大的中國，這全賴文化高與人口多。再看現在的情形，中

國人口不增加，而別國人口都以幾何級數向上增加，再加以中國科學落後的危機，如果再不努力，已擺明了今日的中國人教育健全，中國不出五十年，就有被滅亡的危險。希望當局重視教育問題，真正做到「教育第一」的地方，才是健全中國的治本方法。敬頌
任尙星上

一讀者最勉新聞界

新聞事業的目的，在報導正確消息，領導社會輿論，督導政府並維護政府威嚴，而今日新聞界所作適得其反，多以反對並毀謗政府，造謠生事為能事，以露頭角，標奇立異為目的，失去了新聞事業的崇高目標，這是令人痛惜的。有些報章雜誌無恥接受某方津貼，拚命迎合阿諛於他的主人，而對政府作卑鄙的恣意攻擊，其搖尾醜態，令人作嘔，而其他報章雖不似如此無恥，也多為風頭主義者，故作歪曲論調以為新奇。
新聞事業是偉大的，從事者皆以「無冕皇帝」自蒙，既如此，就應知自愛自重，不可以卑劣的雕虫小技自顯，更不可為敵人張目。政府一切措

施的實施，必須得到全民的信仰，如政府中途發生困難，新聞事業者應熱誠幫助政府解除困難，凡此種種皆應以冷靜的頭腦，遠大正確的眼光謹慎行事才對。
想貴刊向以讀者意見為重，當不拒絕此信予以披露。專此敬頌
劉正民上

中央周刊

第十卷第三十五期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廿九日出版

發行人 劉光炎

出版者 中央周刊社

社址：南京西門門二條巷二號
電話：二一八九五
電報掛號：二四二九

印刷者 文藝印刷廠

地址：南京二耶廟四十一號
電話：二二六二六

上海分社：北京西路六四二號
長沙分社：長沙上學宮號

華南分社：廣州東山松崗東路十六號
江西分社：南昌復古巷七號

湖北分社：漢口花樓街百子後巷25號
重慶分社：重慶民國路一二一號

台灣分社：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5巷23號

香港分社：香港灣仔高士打道六四號
暹羅分社：曼谷四丕耶納烈士路

菲島馬尼拉分社：馬市港偷那街路一
新加坡分社：大坡大馬路七十一號

政黨應有的風格

會資生

一個國家的隱憂，莫過於是非不明，曲直不分。今天顛倒黑白，譁商陷的言論和勾當，乃成爲人與人間惡與黨間的慣技，這是最可痛心的情形。也是最堪危懼的事實，我們今天站在全國國民的立場，我們要求國家統一，軍隊整編，人民的生計提高，負擔減輕，物質進步，教育知識普遍，這是起碼的要求；這些要求皆是屬於建設性的。因此，簡括來說：今天我們國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要求國家能够建設，能夠進步，能夠經由建設而進步到現代國家之林。

這一個根本的起碼的要求，也就是我們國民辨別是非曲直的標準，確定取捨從違的分野。我們認爲凡是屬於建設性的政策和主張，以及有利於國家民族的事業，我們均一例的贊成協助，提倡建設實行建設而不違背國家民族利益的任何黨派，我們國民均歡迎在合法的軌範中公開發動，我們希望能夠在民主政治的軌範上面，賢才羈縻，羣倫共濟，以成功國家民族的建設大業。

根於此種基本的要求和願望，再觀國內各黨派的作風，分析現時局勢的癥結，則不禁使我們國民感覺到失望和悲憤。我們要指出兩點，以與國民共見，並促起國內各黨派的自我檢討。

第一，就各黨派在國內的活動而言，除了國民黨在推翻專制，肅清軍閥，領導抗戰的幾大事業上有所表現之外，任何黨派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可以說是太少了。有的黨派不但沒有貢獻，有時還在毒害國家民族，使國土分崩離析，民生水深火熱，有計劃的斷毀國脈，使國家民族永遠抬不起頭來，今天共產黨的一貫作風就是如此。試看共產黨的破壞鐵道交通，掘潰河堤公路，拆毀工廠設備，殆無一不是反建設，反進步，使國家民族的生機陷于永劫不復的愚蠢勾當。在這實質反建設反進步的愚蠢勾當之中却持落伍的雜亂，武力以圖奪取政權的企圖，又是牠的最中心的勾當。這一勾當是共產黨捨死不放手，沒命不淡忘的工作。事實告訴我們經過這一次的戰爭，世界已進入原子

彈的時代，然而我們中國的共產黨却還硬拿着一部分落伍的烏合武力，強制着一部與土地生產游離的農民，就自號民主聯軍，人民武力，妄想實現其武力奪取政權的迷夢，現在我們要正告共產黨，即是這樣的烏合武力，充其量只能在交通不發達與鄉村組織不健全的條件之下，在農村中游擊而來，游擊而去，來去游擊的結果，只落得人民死亡，土地荒蕪，廬舍蕩然，共產黨自稱爲代表農工尤其是代表農民利益的黨，但這樣一來，除了戕賊農民之外，還能有什麼結果呢？

第二，就各黨派在國際的活動而言，我們國民要求任何政黨要有一個獨立的風格，要具備對國家民族一種適當的分際，決不能數典忘祖，認人作父，國際的任何援助與友情，都應當珍視，應當聯系，并應當加強，因爲和平友善，敦睦邦交，乃係我們的立國之道。今天我們政府的外交方針及其實際行動，無論在怎樣艱危任何委曲的局勢之下，在從事獲致美英的同情與援助，求取蘇聯的和平與合作工作上面，均不失此種立場，這是極可稱道的事情。但我們要坦白指出：即是少數黨派如共產黨之流，實在失去了這種分際。我們看共產黨的任何宣傳和策略，都是某種國際的尾巴，東搖西擺，沒有獨立的人格，一切宣傳的內容，也都是爲了某種國際，爲了某種教條式的主義，從來看不出牠具有中華民國國家和民族的氣氛。這一點，我們國民希望共產黨能夠覺悟，能夠轉變，能夠依存於國家民族而有一種適當的分際，其餘的黨派，我們也莫不切盼他們能遵守此一分際。果能如此，則今日的許多問題，均可迎刃而解。

這是我們國民最低的要求和願望。我們國民在現階段雖然因爲教育知識程度的低下和經濟生活水準的卑劣，還不夠控制政黨防止政黨越軌的地步，但總有一天能夠明是非，辨曲直，有力量可以糾檢并抵制任何政黨的越軌行動的。這一點，我們也希望任何政黨能夠警覺！

北窗塵話

光炎

夏日炎炎，南京又爲熱都。在此時也，偷得餘閒，北窗高臥，披襟當風，好友排闥，揮麈共話，自謂清福不淺。濡毫展素，略記所言，爲讀者作消暑之佐。

編者

主 客
秋老虎比三伏還熱，如果有二十四個秋老虎，我們這條命就沒有了。

主 客
老兄是忙人，開會忙會人忙，所以覺得熱，我一介書生，北窗獨坐，門無俗客，架有新書，好鳥弄簾，小女繞膝。到了傍晚，移簾榻，迎新月，喝幾杯濁酒，哼兩句舊詩，倒也覺着似無懷葛氏之民，無憂無慮的了。

主 客
說的好風涼話，如今世界大亂，中國尤其首當其衝，你如何可以獨善其身。好比發大水，現在洪水已經沖到南京城，看你如何能夠安居秣陵村？

主 客
老朋友，你的話很對。中國的確是首當其衝，但中國並不十分危險，也並不是全沒有救。問題只是我們要不要去救她，要不要去扶她。如果我們去救去扶，中國的危險轉眼就成爲過去；如果我們不去救，不去扶，中國的危險，便要一步一步加深下去。

主 客
你這話到很新鮮，請你逐點的發表一下，好開我的茅塞。現在請你先發表：中國不危險的理由。

主 客
開茅塞是不敢，不過我說的却是良心話。要講到一個國家的危險不危險，一定逃不過軍事、經濟、政治三方面的情形。如果

這三方面都站不着，當然是危險極了。如果只有兩者站住，一者站不住，那便十分危險。現在我先講中國的軍事。現在軍事並不危險。因爲第一、匪的陣地戰術是不行。第二、由於匪的亂殺，他的兵源十分枯；第三、由於蘇聯的猜忌，共匪一直提心吊胆，他們隨時可以被主子解決，所以他們內部不能一心一德，我怕我是主子的暗探，我怕你是主子的間諜。如何能齊心打仗。第四、匪的欺騙士兵的辦法，也很快失效。第五、他們充滿了戰略上的錯誤，以及一切失誤。至於我們，士兵的戰法好，戰力強，生活好，裝備好，只由於戰略指導原則的錯誤，所以吃了許多虧。

你看傅宜生將軍，他用活的戰略，傅家軍便如生龍活虎一般，不但把聶逆打得無路走，連林彪由關外開來的三個精銳縱隊，也打垮了一半。其次，講經濟。我們經濟困難，是人爲播弄，其實根底很厚，如今幣制改革，即可走入坦途，只要上下一心，有何可慮？最後講到政治，無論人們如何反對政府，但他們對於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沒法反對的。經濟、軍事、政治都很好，你能說中國危險嗎？

主 客
你以爲中國已經十分安妥，毫無問題嗎？不是這樣說法。我以爲中國是得天獨厚，

在世界如此紛擾，共匪如此侵襲的時候，我們的本原還可保持，不完全摧毀。但是如果照目前的作法，我們依然看不出很大的希望。因爲目前在軍事上新戰略似乎才在開端，並沒有大刀闊斧地放手做去。在政治上，我們又似乎很崇拜「力」，有力的人的呼聲，當局無有不響應的。因此，所以好事之徒，大家成羣結黨，要挾政府。政府也就有求必應，只要你成羣結黨，你的要求總會接收。所以立法委員可以自定薪水，裁建委員可以拿錢。其尤甚者，國家銀行，利用國家付與的特權，大發其財，而其所得竟完全供行中大亨的揮霍與辦事人的分配，財政部管不牢，當局的禁令視若弁髦。因爲大家都曉得政府是怕凶的，所以都不把它當回事。在這種局面下，只有老百姓凶不起來，所以也只有老百姓倒斃。政府在如此錯誤設施下，自然逐步與老百姓隔得遠了，幸而經濟上最近頒佈了新措施，一反以往畏首畏尾的作風，我們相信這是一個極好的開始和轉變。

主 客
你的話又這樣痛切，那嗎，你認爲還有無改善之望呢？

主 客
當然。不但有，而且快。我常常想今天中

國的事，只在一轉念之間，一舉手之勞，就可改好。過去所以不改，由於因循，也由於中國儒家哲學在作祟。儒家哲學的最大精神是「恕」，是「不爲己甚」。這一種哲理，用得好固然可以民胞物與，天下皆春；用得不好，就成爲藏垢納污。不過現在是時候了。古語說：「窮則變」，現在已經窮了，自然就要變。不過這種變，不是亂變，而是大刀闊斧地改革，換言之，即是向前邁進。過去只是停滯，現在則是邁進。中國事情，一「進」就有辦法。現在是邁進的時候了。

主 客

爲什麼有些報紙，對政府及中國前途，老是抱着悲觀呢？

這宗報紙，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無心的，他們只爲迎合讀者心理，利用人們對物價高漲，生活困難的怨憤心情，造出許多消息，專門暴露社會黑暗面，替政府丟臉。這宗報紙，因爲無心。其目的只在生意經上，所以其心猶可原。另一類報紙，則是抱有政治慾望並已走入魔途的，如已經封閉的新民報，就是其中之一例。這種報紙，從前本來不受人重視的。但後來自從走上反政府的路以來，政府重視他了，社會上也重視他了，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代表也有了，委員也有了。於是他們大得其意，變本加厲，與共黨大送秋波，希望共產黨來了，他們好做開國元勳。現在有許多報都是存這種幻想。如果這種違害國族的報紙不加制裁，正當的文化人，是要

灰心喪氣的。

主 客

這樣不是違反言論自由的原則嗎？

一個公民，可以具備任何自由，但不能有賣國的自由。我們可以容忍任何人的任何行動，但不能容許任一人賣國行動。因爲我們上有祖宗，下有兒孫。在今天還存幻想，以爲和共產黨勾搭是無背民主的，只有到西伯利亞的集中營，才能期望其覺悟了。

主 客

對於國民黨的革新，你看有無希望？

當然有希望。你這話怎講？

國民黨是革命黨，他始終未完全失去其革命性，不過如中華民族一樣，太老了。中華民族，由於老的關係，所以事事老大，事事懶事事拖；但到了最後關頭，她一定會挺身而起；等她挺身而起的時候，什麼敵人都不足與抗衡。國民黨也是太老，所以事事老大，事事因仍舊貫，事事得過且過；但一到最後關頭，她一定會挺身而起；等她挺身而起時，任何敵人都不足與抗衡。要知道國民黨近今所以疲敝，是由於太老，也由於太累。八年抗戰，二年復員，把國民黨心力拖得太疲了。由於上述諸因，所以我說國民黨的改革，當然有希望。不但有希望，而且必能完成偉大的歷史任務。朋友，不要看不起國民黨，國民黨最後必定再度掃平出賣民族的漢奸，建設一個嶄新的民國給你。

主 客

最近在上海有所謂「六君子」，反黨求和，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的。不過言之痛心。文化人居然如此無骨氣，是上海的空氣把他們弄昏了，還是黃金美鈔把他們看紅了眼。這幾位君子，想想他們在重慶時的情形看，那一個不是政府培養出的？他們今日有何理由來反對政府？又有何理由來與民族爲敵？他們一定是窮昏了，餓昏了，想藉此出出風頭，消消窮氣，甚而至於掏幾文零花用，或者想得人家意外的津貼。但，話又說回來，這也是政府的姑息政策養成的。對新經濟政策，你看法何爲？

主 客

我以爲這是一個好的開端，我並且相信它一定成功，因爲政府絕不會再姑息，再容忍，一般奸商豪富，也明白這只是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新政策，爲他們本已生存，他們也必定幫助政府。我認爲政府這一舉措，表示她不愧爲革命的政府。

主 客

你對於七五事件如何看法？

我認爲那是共匪對傅將軍的一重大攻勢。因爲傅將軍是華北長城，他又極愛惜羽毛。七五事件後平津學生對他的攻訐，及最近有一兩個報說他有倉庫在上海，都是共匪此一攻勢的餘波。傅先生是愛名譽如第二生命的。共匪此一攻勢，很傷他的腦筋。今天話談得很多，到了秋涼後再談吧！好，到秋涼時歡迎你再來，我要預備蟹和酒來等待你。

美國眾院違反美國利益行動調查委員會報告中的

中國部份 (節錄)

本文係美國眾議院違反美國利益行動調查委員會報告中有關中國的部份，是經由美國對華政策協會發表的。

報告的結論如下：

「根據委員會的結論，由蔣介石將軍以大公無私的愛國精神，在過去二十年來在艱難環境中所領導的中國國民政府，在抵制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及抵制共產黨侵略上，實是我們共同的盟友，而應享有我們的全力支持。」

編者

蘇聯領袖們所擬訂關於中國的革命計劃，差不多成爲一種公開事實了。史達林本人曾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聲明說：

「很明顯的，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係在爭取獨立中國革命發展的基礎。」

蘇聯控制下的共產國際，於一九二八在莫斯科所舉行的世界大會上，曾發表以下的聲明：

「在中國，共產黨在完成布爾喬亞民主革命，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蘇維埃統治方面，所面臨的唯一革命途徑，係在準備實行武裝叛亂。」

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亦於一九三八年大聲疾呼，他說：

「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顯著形式。我們共產黨黨員，絕不掩蓋或掩飾我們的政治目的，我們將來或最終的方案，係在導致中國於理想之域。」

中國共產黨用盡各種暴力手段，企圖達到其革命的目的。共產黨軍隊

在中國各處公開發動武裝進攻的消息，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在報紙上看到，華盛頓晚明星報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版上，曾載有如下的報導：

「在過去數日來，共產黨軍隊進攻瀋陽的戰事，益形猛烈。」

「政府軍在困難情況下，奮勇應戰。」

旨在通過經濟紊亂以圖破壞政府而進行的游擊戰，乃中國共產黨的另

一策略。蔣立憲先生關於此方面，曾有如下的有力敘述：

「共產黨使用游擊戰術，行動迅速，在夜間出動襲擊，自晝則藏身於莊裏休息。他們爲企圖推翻政府所採用的方法，不是在消滅政府的軍隊，而是在破壞全國的經濟生活。所以他們肆意地焚燒鄉鎮村莊，破壞鐵路，炸燬工業設備，諸如他們不能搬走的電力工廠等。」

國新報馬歇爾支持這種言論，他說：「中國共產黨肆意採用殘酷的手段，以求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

破壞交通，希冀毀滅中國的經濟，而造成一種紊亂局勢，以使政府倒台。他們絕不顧及人民的當前痛苦。」

關於中國共產黨活動的主要目的，蔣立憲先生曾發表如下的言論：

「蘇聯帝國主義步沙皇帝國主義的後塵，並利用中國共產黨爲蘇聯強權政治的工具。旨在中國降

至蘇聯附庸國的地位。」

恐怖、殘酷以及對人民的玩忽不顧，亦爲中國共產黨革命中的重要成份。自五五年起即在中國偏僻的發區 (Geraldine Eitch) 曾對共產主義作過特別研究，他說：「中國共產主義，正如蘇聯共產主義一樣，其發展并非由於獲得人民的擁護與衆望所歸，而係使用恐怖與威嚇手段。遇有反對者，即輒予無情的殘殺。」

「在一九二七年，汕頭附近設有一個共產黨地窖辦公室，在門前掛着一張用血書寫的文告宣佈說：蘇聯顧問訓令中國共產黨黨員殺死八個集體的村民，其中包

括信佛任何教門的人民，及那些贊成資本主義美國的人們。他們確曾作了一次大規模的屠殺。」

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內戰中殘酷，大事破壞人民的生命財產，而且自蘇聯獲得直接的軍事支持。

西北大學教授麥克奇文博士最近曾以衆院外交委員會特別調查員的身份，在遠東作了一次考察。他在一九四八年三月間，向委員會提出報告說：蘇聯在過去兩年來，曾以武器彈藥供應中國共產黨，其中包括掠奪來的日軍軍械以及掠奪來的日本軍火工廠中所生產的新武器及物資。

另有一位美國作家兼專欄作家索可爾斯基，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間，曾在中國負責採訪工作。他提出證據說：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干涉，遠起自中國內戰的最早時期。索可爾斯基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他的報紙專欄中說：

「我可以自我個人的經驗見聞中證明，中國共產黨是鮑羅廷所組織的。鮑羅廷係同布魯赫元帥 (當時號稱加倫將軍) (下接第八頁)

本刊專訪

今天老百姓的願望

記者

只要有武器，就可打共匪。 只要有農具，就可謀生活。

立法委員趙允義談

趙委員是一位樸實忠勇的人物。在記者面前，他說出下列的話語，句句是人民的心聲，記者樂為轉播。趙委員的話如次：

「截斷正當進行在如火如荼的時候，我們平綏路的人民不奢望修談建設，也不盲目的高喊着開發西北，我們現在覺得最迫切的是存在，最切實的是生活。」

目前中原戰事既為全國矚目驚心，東北戰場叫人關懷不安，遼東有點焦頭爛額岌岌可危之勢，而平綏路的局勢雖令人掛懷，但是並不覺得可慮，似乎說這裏總該有點辦法，甚至於還盼望這裏拿出點榜樣來，好讓大家仿效仿效，近來山東等省組織了考察團到察綏觀光，這無異說亂的曙光已經在平綏路發現了，這也足以說明國人對亂前途的一種寄托。

「其實一家不知一家苦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們先來說我們的存在。以綏遠而論，本是一塊平原地帶，廣漠遼闊，縱橫數千里，面積比江蘇浙江兩省還要大的多，人口分佈較稀，村鎮疏落，守望之助，難期切效，而保衛之方自費周章。唯綏人能戰，對於保護地方，素具相當規模；所以自從亂匪剿匪以來，一兩千的小股散匪，幾次滲入境內，無不歷經消滅。此雖為正式國軍之戰功，亦係地方團練並肩作戰之結果。不過國軍與團練，在綏遠僅係編制上名稱上之分別，而在精神上指揮上與組成份子上，早屬一體，無法劃分。所謂總體戰之實行，固已彰彰在人耳目者。惟當大股攻入，則有吞吐不易之感，難免不時加警，傷，悉力以赴，始不至輕予共匪以可乘之機。今年春季平地泉涼城各戰役，馳騁圍剿，便可說明此種形勢，其

威脅吾人之存在，頗為明顯。目前吾人曾經有過此種經驗，早已意味到前途之險難，當然得小心翼翼，履薄冰，踐虎尾的付以最大的努力，來圖謀存在。所以全省人民對於擴大保衛力量之要求，分外迫切。其裝備之籌備，與彈藥之補給，吾人期望於政府者，大有若大旱之望雲霓。吾人深知吾全省人民有消滅共匪之決心，亦具有打垮匪軍之勇氣與組織，所缺者則為武器與彈藥。事實證明，我們可以拿上槍子是打敗共匪，並沒有浪費和遺失，間接給敵人送給養，所以這些顧慮大可不必。在我們只要能夠多武裝一個壯丁，增加一個保衛團隊，便能加厚我們的存在力量，保證我們的存在。我們的存在，便是整個國家的存在。

其次再談生活：我們在此處所說的生活，不是泛指人民的一般生活而言，僅僅是人民和軍隊所賴以生存的糧食問題，也就是亂中給養上的糧源出處。以綏遠說，天下聞名的河套，當然最富誘惑性，然而先不要說黃河百害只利一套的種種成語

，來望梅止渴了。要知道河套農產，以糜子出產為大宗，過去出口蒙古，作炒米為蒙民食物，多不運入內地，近年雖有改種小麥者，然產量不豐，又以河套與綏包兩地距離遙遠，輸力所限，故對軍糧民食難於廣為濟用，所以綏省軍糧仍須仰給於綏中綏東各縣。但是年來在這些地帶中，屢遭共匪騷擾，牲畜農具，種籽損失很多，對於農產影響過鉅，因綏遠農田遼闊，全賴獸力耕種，今受此限制，當然的結果，便是減少農產，加重糧食成本，又感資金缺乏，農具待為補充，種籽之購儲，水利的修補，無一不是加重農民的負擔，再再足以窒息農村的。

再就農民支出方面而言，當此戰亂期間，繳納軍賦糧，急如星火，原則上無可厚非，政府又為補給軍糧，在各省收購小麥，價款往往不能照市價適時發給，此中困難，當然政府說來，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而種種理由，湮沒不了農民的苦況，解除不了農民的困難。種種理由，只可以作為一時解釋的藉口，却不是解決今日人民生活本身的理論。如何使人民生活的下去，才是政府注意的問題，才是問題的癥結。我們不喜聽那一套辯護的理由，而要手握着這些活生生的事實，要謀求解決。如果我們當政者還在想解決

問題的話，那便走向邊邊來。其所運用的辦法、方式、措施、執行等等技術問題，即或推行雖有阻礙，亦必可以設法迎刃而解。現在我們要求極為起碼，只要農民們種上一年地，辛苦所得，除維持最低生活費用外，不要使我們賠老本，弄的第二個年度無法耕種，就算心滿意足了。這在政府方面，只要在農貸水利種籽糧價款等問題上，羣策羣力，盡量的設法改進，絕對可以達到這個目標，能以維持着我們的生活。也便是培裕了糧源，可以籌集軍糧。」

近來常人好言明末史實，對時局不無警戒之意。想到李闖下寧武，取大同，入居庸，不旋踵而得北京，其路線適為今日之平綏路。現下此線戰事重點，亦在寧武與北平之間。當年所受攻擊，不過是一面風，僅屬左翼作戰，今日已成共匪之察綏走廊，腹背受敵，形成兩面夾攻之勢。當其境者，其困難可知。而平綏路屏障晉陝，扼居庸之險，北指熱河，南控平津，握寧夏及大西北之咽喉，一旦有失，試想華北為若何之局面？如果今天認為中原開封之役為焦頭爛額的話，則平綏路實應急於曲突徙薪。先辦這兩件事：一則大量發給武器，二則培裕糧源，這是我們選民的囑托。」

問題的話，那便走向邊邊來。其所運用的辦法、方式、措施、執行等等技術問題，即或推行雖有阻礙，亦必可以設法迎刃而解。現在我們要求極為起碼，只要農民們種上一年地，辛苦所得，除維持最低生活費用外，不要使我們賠老本，弄的第二個年度無法耕種，就算心滿意足了。這在政府方面，只要在農貸水利種籽糧價款等問題上，羣策羣力，盡量的設法改進，絕對可以達到這個目標，能以維持着我們的生活。也便是培裕了糧源，可以籌集軍糧。」

地方人民困苦多 一切情形需要變

立法委員李朝信說：

李委員朝信認為目前最使人民感到痛苦的，最足以造成地方混亂的，約有下列兩大原因：

(一) 捐稅繁苛：今天捐稅的繁苛，真是亘古少見，除了徵實及主要的貨物稅外，其餘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到處設關卡，立稅局，致使貨不能暢其流，人民天天苦於上捐繳稅，像這樣的捐稅制度，只助長了經手人的中飽機會，更因機構繁多，隨而開支龐大，能夠送入公庫的為數已甚寥寥。尤其捐款，大半屬於地方性質，採取攤派的方式，因為保甲與富戶勾結的結果，致使攤派百出，攤派的標準是採按戶平均的，結果，吃虧的是大多數的貧民。

(二) 徵兵和徵糧：今天地方上的行政權，大都還在保甲長手中，他們大半與土劣連成一氣，或本身是富戶，或是富戶的爪牙，政府徵兵徵糧，都得借重他們。關於徵兵，一般人民多不懂得得兵役法令，經辦人員可以毫無忌憚的改變抽籤的辦法，而實行買丁頂替，其經費全由攤派，攤派的結果，貧民因本身無錢，惟有出賣為兵，有錢有勢的人家，不但不出丁，而且未出錢，天下事再沒有比此更不公平的了！因為盛行頂替，當其買兵不到時，便要實行亂捉，被捉去的，當然又是貧民，因亂捉而演出慘案，已屬司空慣見。至於徵糧，原是依據土地賦額的多寡而採累進的，但自土地丈量開始，就發生了說不盡的弊端，由於營私行賄的結果，劣紳土豪的田畝，丈量的畝分較實數為少，更由化整為零的方式，將其田賦分散，避免累進。而自耕農們，却常丈出加倍的數目，依此攤派，何公平之有？再說，催糧吏更是狼如豺狗，隨意誦人，隨意禁閉，借機狠命勒索，以飽私慾，這些，已經逼得善良的人民走頭無路了！

辦教育，組訓民衆等，多未擬具辦法，按步實施，即有之，亦只表面的應付而已，致使天災頻仍，地方財力拮据，游民日衆，失業青年與日俱增，這些人為的不藏，不知究係誰人的過錯！

(二) 地方派系宵小弄權：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往往任意攻擊，傾軋，只求達到目的，不擇任何手段，致使地方之公理與正義，喪失殆盡。

(三) 人民缺乏仇匪的心理：由於苛捐及土劣的殃民，更由物價高漲的刺激，已使得人民無蘇息的機會，他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內心自然起了一種變化，因而所謂學潮，工潮，米潮等，常發一掀即起。更因缺乏政治的訓練，所以他們缺乏仇匪的心理，這是最值得顧慮的。今天要剿平共匪。首

其次，再就地方一般情況而論，使人最感痛心的，約有下列數點：

(一) 官吏每多不解職守！他們事事敷衍圓滑，以便從中取利，很少為地方事業與人民着想的，對於自治事務，漠不關心，諸如地方之農田水利，製造款產，與

須安定民生，培養人民信仰政府及仇匪心理，所以組訓民衆，實輸人民政治意識，最為重要。次為培植地方武力，此亦為剿匪時期所迫切需要的。今政府雖然已作如此論調，但空言組訓，而不澈底實施，高唱地方武力，而不配予充分的械彈，也是無濟於事的。

總之，目前地方的情勢，已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人民的疾苦，已無法再忍了，新政府已依憲法而產生，對於這個重大的問題，自須澈底解決。我人認為欲挽救當前的頹長，要澈底懲治貪污土劣，澈底實行民生主義，惟其如此才可以收拾民心，惟其如此才可以剿平赤匪。過去是把時間浪費，希望今後的新政府，爭榮望，應民情，針對時弊，拿出好辦法來！

國大代表黃天鵬談： 前方如何求生 後方如何求生 為當前主要課題

(一) 十年禍亂，民窮財盡，今日大課題為前方人民如何求生，後方人民如何「求生」代表們應從此處努力，方不負選民囑託。

(二) 政局沉重如此，令人苦悶欲絕。而當局以「拖」應付一切，實有增加新生力量之必要。

(三) 憲政前途固未樂觀。亦不必悲觀，是在我人行憲之決心如何耳。

(上接第六頁)
及蘇聯文武顧問團人員約一百名於一九二四年至中國，一直居留到一九二七年被蔣辭退。

「目前中國共產黨的高級人員，均為參加過第三國際的人物。其中有若干人，曾就讀於紅軍學校參加過在巴庫及莫斯科所舉行的會議。此等人員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在第三國際會議錄中有正式的記載，并曾在其官方刊物「國際通訊」上以各種文字發表過。

在另一節專欄文章裏，索可爾斯基先生曾描寫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蘇聯大使館西面的一個院落中，一次搜查的結果，負責搜查的是中國軍警，持有北京外交團首長所簽發的搜查許可證：

「搜查的結果，逮捕了革命黨若干重要人員，發現革命黨人準備在叛亂中所用的旗幟，印鑑，人名單，及其他犯罪證據及文件。

此外發現有大批的武器彈藥，諸如機關槍，來福槍子彈等。同時并發現蘇聯政府與革命黨間的來往文件。

凡此，均係在蘇聯大使館直接管理的房屋中，或與蘇聯大使館有密切聯繫的辦公室中所搜查出來的。」(下略)

論「人心思變」

陳辭

「人心思變」之說，充塞了近年來的論壇，根據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那句老話，認為大局已發展到窮途，非變不足以求通。但到底該如何變，變得怎樣，以及將得到一種什麼樣的後果，說者多含糊其詞，頭腦簡單之流，只知嚷着要變，而一些別具用心者却乘機大加鼓煽張揚，真的像煞「人心思變」的樣子。

「人心」果真「思變」嗎？我認爲，這話還值得考慮。若干好心人也被嚷得昏昏然，然而還存在着一點警覺，於是喊出了「要變不要亂」。那是好像承認了變是得變，但亂不得。這也是似是而非的。

要變而不亂，那是不可說的，所謂「變」的含義，範圍非常廣泛，而有程度上不同。今日人們所嘆的「人心思變」，主要的是一變

「變」與「變制度」，這樣的「變」，非亂不可。事實上，「人心思變」這話是不確的。今日的人心，誰都知道，是囑囑望治，是希望安定，換言之，是希望不變。中國已經被政治野心家們製造「變」而走到民窮財盡了。老百姓已經活不下去了，這是事實。如果再變再亂下去，那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皇朝的更替興亡，是可以的，用之於今日顯然不適宜。中國建設八月號評壇有「談變」短文一篇，就強調要變，其意並且不在和平的變，而在亂變。他說人心已不在思變的階段，事實已經來得「更加精采和真切」，而且「非此無以自救」，爲「勢所必然」。「思變者已在腳踏實地的在其求通之變了」。這是什麼言論，說得如此露骨，這是替什麼人

吞吞吐吐之類

馮宜

論壇上有一些人物，像是有着過分的自卑感，心理上充滿着矛盾，雖然怕見陽光，不敢站出來明瞭地，放大大聲音說話，可是却仍然不甘寂寞，往往帶着幾分長篇大論，幾度張惶，像耗子一樣鑽出來，囁嚅一兩句。也許忽然被人發現，隨便誇說一句它的「胆量」，就使它受寵若驚，得意忘形起來。如果被人家吐責時，便乖乖地縮起頭來「明哲保身」了。

張目，宣傳，難道還不是非常明白嗎？如果「變」就是如該文作者所說的這樣，換言之，就是共匪出賣國家民族的叛亂，那麼，全國人民的真心都會怒吼道：不許變！

這是今日中國文化界的怪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只要理直氣壯，爲何不敢站出來大

我願借該文作者的話以正告「思變」的「人們」：「患得失，望風色，行投機詐譎以逞其私慾者，歷史却殘酷地爲他們寫下了沉痛的悲哀！」

見解荒謬，客觀上，他們往往成了叛亂者應聲蟲，更有若干少數份子，竟昧心昧已地出賣了良心，搖筆弄舌，充任了叛亂者的第五縱隊。上述那些畏縮地吞吞吐吐者的醜態，就是前者的寫照。

他們心虛，因此怕見陽光，他們心理上的矛盾和苦痛，是不難想見的。在滔滔天下皆是的局面中，中國傳統的文化道德和士大夫的節操至此乃喪失殆盡。我們不僅爲中國文化痛心，也爲世道人心悲哀！

由于本刊這一欄對上述這些人物的無情的撻伐，盡量挖他們的痛疤，使他們有着一種難堪的苦痛，于是，有些吞吞吐吐的文章寫出來了，那些不知所云的東西，像在乞憐，又像不服氣，在真理面前，可又無可奈何，還情於是狗彘的，我們要奉勸這些朋友，孟子說：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們一向就是這個態度。你們要我們放鬆正義的撻伐，那是很簡單的，希望你們恢復自己的良心，恢復一個讀書人應有的做人的態度，然後你們才能大聲說話而無所畏懼，不致吞吞吐吐！

天風海濤樓劄記

召商

德皇家研究院之「蒙古古蹟圖考」

「蒙古古蹟圖考」(Atlas der Altkennner der Mongolei)係德國皇家研究院鄂爾坤河流域考古遠征隊之成績，一稱「鄂爾坤考古遠征隊報告」(Arbeitender Orchon-Expedition)，一八九二年出版於聖彼得堡，拉特洛夫博士(Dr. w. Radloff)主其事。茲略介紹其內容如左：

蒙古古蹟圖考資料，係由六部份所組成：一為寫生，係都丁(Dudin)氏實地所繪；二為攝影，係拉特洛夫之子所攝；三亦為攝影，係耶特林楚(Jardinzew)用小攝影機所攝；四為製圖，係克勒門刺(Klemenz)旅行時在鄂爾坤河西岸所作；五為碑拓，係拉特洛夫親自所拓；六為地圖，係技師吹國洛(I. I. Schegolew)實地測量所製。

全書共分四卷，第一卷為碑銘，又分四部：(一)有史以前之碑銘；(二)突厥王朝時代(第八世紀中葉以前)之碑銘；(三)畏兀兒王朝時代(按即回鶻王朝)(七四六—八〇〇)之碑銘；(四)蒙古帝國時代之碑銘。此卷為全書之最精彩部份，克勒門刺氏各有考證為之說明。

第一期之碑銘，無年代可考，多為邱墓山石上之碑銘。惟該期之碑銘，並非全屬有史以前，凡無年代可考者皆屬之。

第二期之碑銘，屬於突厥王朝時代，按突厥王朝當隋唐之際，統治外蒙大部，東突厥王庭，即在今鄂爾坤河流域。突厥族統治北方，直至第八世紀中葉，其碑文為象形文字，尚可考識。

第三期之碑銘，屬於回鶻王朝時代，從八世紀中葉起至九世紀之末，凡一百五十年。此時期之碑銘，原僅限於鄂爾坤河岸喀喇巴爾加宋(Kara Balghassum)遺址，惟韃靼王宮故址亦加入其內，據畏兀兒三國語言碑文考之，韃靼王宮似在舊畏兀兒王宮故址之上，而蒙古時代重建者，故仍以之隸屬於第三時期。

第四期之碑銘，即蒙古帝國時代，凡十三世紀以前之碑銘皆屬之，如喀喇和林(Kara Korum)(即額爾德尼招Erdenisu)等遺址是，其中如許有王之興元閣碑記，則已全為漢文矣。據該書所考，回鶻之喀喇闊魯木(Kara Korum)，一名喀喇巴爾加宋(Kara Balghassum)，蒙古之喀喇和林(Kara Korum)，一名額爾德尼招，因額爾德尼招適在其地；實則二地相沿，有如遼金之燕京，元之大都，與明清之北京之關係也。

該書地圖異常精詳，余二十年前，嘗照繪以下各圖，以備參考：(一)和林位置圖；(二)鄂爾坤河流域與丘克訓鄂爾坤河流域圖；(三)畏兀兒故城喀喇闊魯木圖(Plan der alten uigurenstadt Kara Korum am linken ufer des Orchon)；(四)成吉思汗首都喀喇和林(Kara Korum)圖；(五)喀喇巴爾加宋韃靼王宮舊址圖，於是回鶻，蒙古兩朝舊都遺蹟，瞭如指掌矣。

漢代匈奴之龍庭

漢代匈奴全盛之日，建都龍庭。班固燕然山銘，所謂「焚老上之龍庭」是也。龍庭究在何處，今已不可考；然據俄人和林圖印本，則中有一圖，俄人以爲最古之遺蹟，蓋即漢匈奴之龍庭也。李文田題俄人和林圖印本詩云：

托勒聲詣特里河 當年采里未全訛
地傍和林鄂爾多 明宗本紀分明在

按托勒或特里，即今外蒙古之圖拉河，下游入鄂爾坤河。又元史明宗本紀：潔鑿察罕南有宋里伯真，疑亦以此河得名。此詩詠匈奴龍庭，謂「地傍和林鄂爾多」(鄂爾多漢語行宮之意)，則其地當亦在鄂爾坤河流域也。

二 突厥王庭

西突厥王庭，分南北二庭，北庭在今伊犁附近，南庭在今庫車北山外之特克斯河流域，法國沙畹(E. Chavannes)著有「西突厥史料」一書，考之詳矣。至東突厥王庭，據俄人和林圖印本，謂在今外蒙古之額爾德召詔廟，亦在和林地。李文田題俄人和林圖印本詩云：

鬱督軍山起夕嵐 王庭千載賸伽藍

當日旃廬記賈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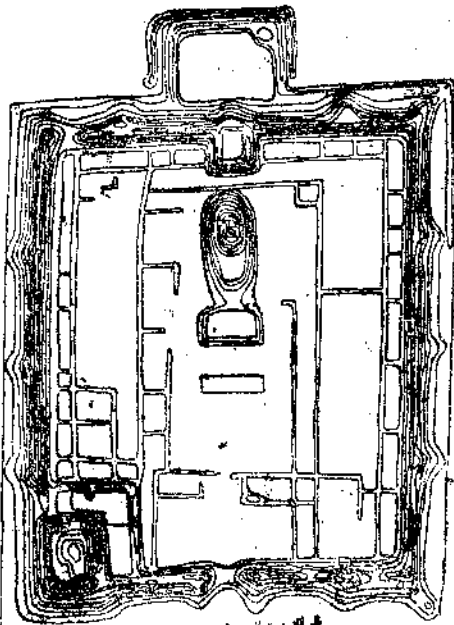
自注云：「唐書突厥傳：處頡利之衆於鬱督軍山。欽定一統志謂即杭愛」。第二句注云：「今其地有額爾德尼詔廟」。第三句注云：「唐書之仙娥河，一統志謂即色楞額河，今俄人譯為謝凌戈河」。第四句注云：「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引唐賈耽地志之富貴城，謂即元之和林城」。未注云：「右一圖俄人以爲突厥朝古蹟者也」。則突厥王庭當亦在和林。

三 回鶻王庭

回鶻一作回紇，即今之畏兀兒，以安史之亂借兵中國著名，杜詩所謂「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驕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是也。回鶻王庭，初在薛延陀北娑陵水上，按薛延陀所居即今和林，是回鶻初居，當猶在今外蒙古土謝圖汗以北。後南徙昆河，唐書回鶻傳之昆河，即溫昆河，一統志謂溫昆即鄂勒昆河，亦即今外蒙古之鄂爾坤河也。今鄂爾坤河左岸，猶有回鶻故城，德國皇家研究院出版之「蒙古古蹟圖考」第二十七頁，有畏兀兒故城喀喇圖魯木圖(Plan der alten uiguren stadt Kara Korum am linken ufer des Orchon)，古代建築遺址，斑斑可考。其東北角有韃靼王宮，據畏兀兒三國語言碑文考之，韃靼王宮似在同鶻王宮舊址之上，而係蒙古時代所重建者，無論如何，猶可考見回鶻時代遺制。「蒙古古蹟圖考」第二十七頁，更附有韃靼王宮詳圖，宮城作正方形，猶遺有三英尺之壁，四週繞以城壕；城中多三英尺以下之壁垣遺址，界劃整齊，大致左右對稱；正中後方，有高垣隆起，上有粘土，殘垣尚有，當係大殿遺址。宮城之後，有小長方形之外郭，亦繞以壕，與宮城相連。左右沿河之外，有方石岡、圓石岡，大率皆蒙古鄂博。觀其遺制，大多受中國宮闈影響，惟宮門東向略偏南，則與中國制度不同耳。茲將該圖縮製附後，以見一斑。

(附韃靼王宮測圖)

Chara Balgassun
喀拉巴爾加宋韃靼王宮
舊址圖



此圖係根據德國皇家研究院出版之「蒙古古蹟圖考」第二十七頁之圖縮製而成。圖中顯示了宮城的正方形佈局、中央高垣以及周圍的城壕和石岡遺址。

梅隱廬譚腔

厚著

王陸一先生已作古人，清才絕俗，而壽乃若是其促，天之忌才，良可慨歎。余於友人處見陸一先生一律，乃九一八後作，詩曰：「雲臺高議沸和戎，竟海西頭望豈通？薄懇往逢媒已拙，傾城迴顧事難工。人爲刀俎遲亡鹿，我瓣心香祝遠鴻。不信森河流匯處，丹書盟府有無中」。詞藻清華而意旨委婉，於當時我外交上之孤立與夫士大夫之憤慨心情，隱約道出，尤爲難能。聞陸一先生此詩乃即席賦成，未留底稿，故爲刊誌於此。

戰前物力充沛，價亦至廉，友輩構屋，鮮有過萬金者。印水心先生供職試院時，自建小樓一楹，且僅千元，上下小房四間，窗明几淨，亦可容膝。此數倘在今日，即以袁大頭折之，亦不過六十億，至多可造兩間，是今日建築物之價，已倍徙於曩昔矣。憶新住宅區闢建時，造屋諸君，率向銀行貸款，其數恆爲萬金左右，歸還期則定爲八年，每月攤還一百五十元。有稍逾此軌範者，人皆以豪門目之。邵元冲先生黨部後之新居，佔地稍廣，建築亦略採古典派風格，於是譏彈者紛起，甚或對其門前之石獅，特加指摘，實則元冲先生所費，不過倍於恆人——二萬金耳。陸一先生新居，則在蘆蓆營。入門有長廊，兩旁隙地甚多，蔣花木精緻而繁茂。憶余去時爲仲夏，荷已盛開，簾花亦滿架蒼翠殷紅不知名。長廊既竣，爲廣廳，乃先生會客宴集處。屋高敞，明窗四闢。外有閣簷，光線乃顯陰暗。屋頂以綵色繪飾，古意盎然。室角陳珠蘭茉莉，晚香玉諸名卉，入其中者，意態灑然。陸一先生爲論詩品畫於其間，令人忘返，不覺永日。陸一先生爲語此屋特點爲地廣，去款較多，至建築所費，亦不過三萬金耳。

人咸喜追憶過去，對兒時或少年故事，彌不津津樂道者。余殊不謂然。余嘗自思幼年時事，覺斯時事，受制長者，游不能盡興，食不能盡量，思糖果不可嘗得，放爆竹必受責罰，覺處處束縛，了無生趣。少長入校，初爲經濟所困，同學少年多不貧賤，鮮衣洋馬（腳踏車也），來去如飛，余獨着犢鼻褲，相對色沮，欲回家索取，又有所未忍。又稍長，手頭稍裕，亦製西服學時世裝，而腦中多玄想，皆妙入非非，不可究詰，其中最惱人者，一爲出路，另一爲愛人，而尤以後者困人殊甚。憶此一時期之生活經驗，真所謂「良辰美景」皆是「奈何天」。「嘗心樂事」盡屬「誰家院」也。

既入社會，且結良緣，此心稍安，而又爲名心所役，不甘下僚，以一介書生浮沉人海，無與援無派系，無裙帶，其苦可知。而一靈未昧，又不甘坐視虎而冠者磨牙噬人，及社會上形形色色諸怪現狀，每因此捶床大叫，竟夜無眠。余今四十五。此過去四十五年之時間，蓋無時不在顛簸苦痛，似無可以留戀之價值。今則生丁國難，又爲命運多舛之公教人員，蒿目時艱，且有生有何樂，死又何悲之感。余嘗思造物非弄人者，萬物宰實至仁慈，此不特於生之道理見之，卽死之一道亦足爲證。蓋人幸而有死，否則芸芸攘攘，了無已時，當局者不堪其苦，局外者又何法爲其解脫。今則人無貴賤，無貧富，生必有死，多者百年，少者數十年，傳苦難衆生，於顛簸人海困苦憂傷之餘，亦得一永久休息之路；且齊貧富，夷貴賤，一視同仁，真正平等，其值得吾人贊美歌頌，不亦宜乎？

愛讀水滸者至武松打虎前在酒店飲酒，店標曰：「三杯不過崗」，覺凜凜有生氣。杭九溪十八澗頭有小茶肆，其上亦有市招曰：「三杯不過溪」，烤烤大字，極其顯目。余知其模彷彿水滸，心竊鄙之，因於肆間小坐，呼傭進茶。其色純清，其味絕雋，簷外桃花，窗前垂柳，景物柔美，溪水聲若霏玉，麗日窺簾，中人欲醉，三杯以後，真不欲過溪矣。始知萬事萬物，均當虛心以待，不宜武斷，以意爲高下也。聞村人言，過溪後深入探幽，宜在午前，且宜結隊，因近有野豬或其他肉食獸類恐傷人。余對杭州之感想，以爲其唯一缺限爲過於柔媚，倘得一二野獸點綴，或亦足添山林之壯氣，爲湖山增價耶。

杭州名山寶刹，數量之多，甲於海內，余最縈心不能去懷者，爲白雲祠，卽月下老人祠。小屋三楹，氣象蕭疏，尤以當門蘆蒲，入秋後作白花，令人意遠。是處無豪商巨賈上門，亦無村婦進香。至者皆癡男怨女，對對雙雙，虔誠頂禮，以心香供奉，而不以楮帛媚神，故祠中收入極苦，一老者應門，耳聾而常笑，不似其他寺觀僧衆之肥頭胖臉，滿面油光，一股富貴逼人像也。戰後此祠已毀，地方人士募資建築，設計者又惡俗，平庸如馬路上商店狀。近想落成，度難復舊觀。此爲戰後湖上之唯一損失，亟盼有心人能善爲設計補正缺遺也。

江南山川明秀，川鄂邊境則水惡山窮，適成極端之對照。余有長親常在此游幕，爲言是地山高而峻，且多瘴，每出皆乘山轎，上山轎倒立，脚朝天，雲氣如絮撲衣袖，可以採挹，轉响卽化，衣袖盡濕。因憶唐人詩「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二句寫景之妙。又此間常有一數十里無人烟之曠原，謂之「荒」。「荒」中多野獸，日稍斜卽出，過客必結隊而行，且鳴鑼放炮以張其勢，謂之「過荒」。此長親曾親歷其境，入晚宿於「荒」外，聞獸類嘯聲，千奇百怪，令人毛骨皆聳。少時蹄聲震地，若相角逐。次晨「過荒」，沿途皆有蹄印，大者若面盆，不知是何獸類。因憶西人於獸類腐集之處，常於巨樹巔架木爲旅館，好奇者競出巨金貸之，以飽眼福。我有若此異境，曷竟無一人設計及此耶。



鎮江一二三事

雲 客

(一)「黃包車時代」

鎮江自西門火車站至城裏大市口，至少有十華里以上的距離，自南火車站至江邊，或金山寺至北門也都在七八華里以上，市內唯一可以代步的，只有黃包車，如果你受不了黃包車夫嚇人的討價的話，你就只有辛苦你的十一號汽車了。

風雨之天，冬夏之季，這裏的馬路上或揚塵滿空，或泥濘遍地，或江風刺骨，或火傘高張，跑上來回一二十里路，實叫你舉步不得。因此在市內開行公共汽車，對於鎮江確有其迫切的需要。政府一陣子籌備，購汽車，測路線，設起落站，給市民帶來了一個福音，不料公共汽車開行的第一天，便受了打擊。全省會一千幾百個黃包車夫，即刻宣佈了「罷拉」，並大批出動，以磚頭石塊，向公共汽車攻擊，並毆打司機，及汽車上服務人員，他們的理由是，公共汽車，將奪去了他們的飯碗。政府抗不過黃包車夫的反對，只得向他們屈服，宣佈停駛。

人家已使用原子汽車了，我們爲什麼連公共汽車也不許有？國家需要進步，不能永遠停在黃包車時代，大家當然可以想到汽車開行後，黃包車夫的生活和出路問題，難道不可事先作一個有計劃的打算，將這些有用的勞力，轉運於農業的生產，和工業的發展上去嗎？政府還是太沒有計算，太沒有勇氣了。

在這同時，有架不識相的馬車，和三輪車，來到鎮江白相，大概是想開碼頭，找條路子走走，恐怕一個圈子還沒有兜得過來，也給這

些黃包車夫打跑了。

鎮江今日，是給拖住在黃包車時代，不許進步的。

(二)房荒與米租

一個省會所在，文武機關那麼多，大官員小官員，不以萬計，也以千計，一套一套的辦法，不斷的「研擬」「提會」「過」「公佈」「實施」，有了這許多管理衆人「事」「機關」「人」，和「辦法」，如果說邊遠縣區，鞭長莫及，不免陽奉陰違，難收實效。那麼在省會這一個小圈圍裏，聲款相聞的所在，應該可以弄好了，但事實常常會和理想距離很遠的。那怪人家罵我們「無能」呢？

比如說罷：屋荒問題，鎮江這個鬼地方，除了極少數的機關二層三層的公館洋房，大先生居住外，普遍的，全是一些矮小陰濕的單層平瓦房，木材的困難，使這裏造屋的人，向空間發展，受到限制，普「三間平瓦房，自己住一間，餘一間二間出租，這個所謂房主，便想靠這上面的幾斗米一個月，來過日子了。

禁止以米計租，儘管口號喊得響亮，省政府並訂有房屋租賃辦法，嚴禁以米計租，所謂「房客」的公教人員們，來自外省外縣，非租住房不可，普「三斗五斗乃至一石以上一間」的房間，明明知道自己拿不出這筆米租，但有什麼辦法，不忍痛承租下去？拖家帶眷，人口興旺，子孫滿堂的先生，一間二間不夠住，租上三間四間，那就是活受罪了。

米價不斷的漲，他們既沒有錢囤積，也沒有米存餘，那怕自己買麵粉，吃糖糕，房租的

米，還是不得不拿高價去向市場買來繳納。可憐這些房客們，被米租壓得透不過氣來，居然想來組織一個鎮江房客聯誼會，想大家採取一致行動，不許以米付租，可是他們所收到效果，只要讀一讀這裏報紙上登載的一段新聞，便可「思過半矣」。

那新聞說：「鎮江房屋聯誼會，實際負責人之一的某某，因不願以米付租，憤然遷出原來住所，（以米計租的住所）結果，無屋可住，旅館又住不起，只得出五斗米一間的代價，屈居於房東之前，還有什麼可說呢？禁米租，你禁你的，他收他的，中國好多少事，莫不如此，你不繳米，就得請你搬家，房屋不是你的，你要住，就得繳米來。

還有一件事，是這樣的，省府草擬禁止以米計租辦法的某主管人，他自己住的房子，就是一石二斗米一個月，請你相信這不是笑話，是事實。

(三)「農貸」·農民的厄運

顧名思義，「農貸」，是貸給農民的，其意義是：農民無力購種子，置農具，建農舍；……政府給農民以貸款，以解決其困難，而增加其生產的。但是，鎮江也和別處一樣，辦農貸的銀行，官府似的建築，衙門樣子的兵，更有官樣的作風，逼人的官腔官調，叫真正想貸款的農民，一身破衣爛裳，走到門口，已給兵喝住，走也走不進門去，如何叫農民能拿到款呢？農民走過放農貸的銀行門口，望也不敢多望一下，而銀行的農貸，又必須貸放出去，於是，綢袍大褂，或西裝革履的所謂「農民」

，和有權有勢的大人先生，便成了農貸的實得其惠者。

這種「農民」，「貸」到了「農貸」，可想而知其用途是如何了。有些無非還是拿去「貸」給「農民」，却收取政府所禁止，法律所不許的高利息。或是囤積一些貨物，或是賤價收買農民的青苗，沒有農貸，農民反可少受一點剝削與壓榨，「農貸」簡直成了真正農民的吸血鬼。

鎮江若干億元的農貸舞弊案，雖然給參議員先生，揭發了黑幕，說沒有貸到農民之手，而給某某幾位大人先生，貸去造洋房了。貸款冊上的張三李四，和那壓一片紅雲的指模圖章，據說全是偽造，在鎮江的戶口冊上，是怎麼也找不出這些貸款人的姓名和住所的。

你說這班人可真胆子不小，省會所在，居然敢這麼做嗎？怕什麼？某某，某某，一個電話不就完了，有什麼大驚小怪得！唉！

(四) 銓敘的「苦惱」

省會大小機關，幾千個公務員，除了生活的苦悶外，還有一件傷心的事，就是在「健全」人事制度下的「銓敘問題」。好好好在抗戰期間，跟着政府機關跑，抗戰抗戰，好險把小命也抗掉的忠貞的公務員，他們把什麼都丟了，只留得一條枯瘦的身子，現在，政府要健全人事，辦理銓敘了，要拿出學歷和經歷的證明文件來，他們向那兒去拿呢？拿不出，只得殘缺缺的，勉強檢起幾份送了上去，銓敘機關核下來了，四百元薪水的，核減為二百二十元，二百元的，核減為八十元，九十元，雖然證件有個補充辦法可由原機關或同學同事證明，但是，抗戰以後，幾經播遷，學校關門了，機關撤了，人散了，卷宗遺失了，你找不出證件，打下來，活該！

社會上老實人往往會吃虧，投機取巧，甚

至作偽作弊的，反而常常討得便宜，鎮江公務員銓敘問題的苦惱與不平，正可作如斯觀。一些做過漢奸機關小嘍囉的，或一些有特殊手腕的，胆子一大，造上十年二十年的證件，結果核下來，底薪一百元的，自可變為合法的二百元，二百元的，何須說得，會變成合法的三百元了。於是「神氣活現四座傾，眼中小子遂成名」了。

銓敘機關怎麼審核這些銓敘案件，我們不知道，大家只覺得健全人事制度的大題目下，是給了鎮江許多公務員無限的憤懣與不平。

舉一個例子說，有一個職員，今年貴庚四十五歲，中學畢業後，一直就在機關內工作，自軍文少中上尉至少中上校的秘書科長政治部主任等，從沒有間斷，少算也有二十四五年的服務經歷，依法最少可以敘到主任三級，可支薪三百六十元以上，你知道銓敘機關核定這位先生的級俸是多少呢？原來是「委任十級俸八十五元」。這真叫人啼笑皆非了。銓敘機關認為證件不齊，索性退回不核也罷了，怎麼可以如此跟小公務員開這麼大的玩笑呢？

笑話還多着呢，有一位先生，銓敘機關採取他的學歷，計算起來，他五歲就進了小學一年級，十六歲就高中畢業，十七歲就在機關內服務，今年二十出零的年青，支薪二百元，不亦闊哉！

現在聽說要實行照銓敘核定的級俸支給了，前面說的那位上校先生，和他有同樣苦惱的先生，只有對着自己苦笑！

文藝印刷廠

承印定期刊物
約期不誤！



鬧事快了，家長與學生們對米價皆表關心，蓋學費多少繫之於米價。

關於救濟特捐的結果，到現在始終是一些樂觀的理想，如「不難達到預期數目」，或「可望超過預計數目」等，如果再拖延下去，收到的款項只值預定數目的一半了。

杜月笙氏捐一千萬元，創救濟特捐中捐款之最高紀錄，南京的大官中，竟無一人如此大方，也許是官太窮，多心有餘而力不足吧？

戶口複查於八月十一日結束，一切尚稱良好，據云普通住戶較特殊住戶守法，還叫做「知法者犯法，不知法者守法」。

物價猖狂，一日數變，各物競起比價。倫敦開世運會，各項競爭劇烈，中國選手雖在世運中落後，但是南京物價奪了世界冠軍。前時建鄴路一帶銀樓，銀攤及商店，均岌岌迫迫，物價競爭達白熱化。

八月二十二日以前燒餅，油條每件起碼五萬；人力車價起碼十萬；開金五百及一千鈔票，只可以糊牆了。

幾次陣雨掃去了一百多度的高熱，將秋意帶來了，道幾天早晚涼爽，甚是安逸。

菜場有市秤，老秤之分，可欺騙的則用市秤，萬不得已時就用老秤，因此，知道門路的，去買菜必備一秤。

華東共匪兵源枯



共匪華東局頃認為在過去土地改進行中對地主富農中農的監視不夠嚴密，致使彼等大批的逃亡到蔣佔區，因此發動羣衆時，減少或沒有鬥爭的對象……，尤其使匪等感受恐慌者，厥爲「枯竭了兵源的補充」，造成每次戰役之後不能迅速的補充」，於是決定「展開爭取逃亡工作，由該局根據中央之指示，並參酌該匪區之實際情況，訂定辦法七項，指示所屬遵照辦理，企圖藉以誘致民衆回鄉，解決其兵源枯竭之嚴重問題。該辦法內容，茲經查悉如次：

- 一、暫時停止鬥爭，加緊宣傳，以迎接逃亡者還鄉。以「出入自由」「不追究既往」爲口號。
- 二、在各村設立保命委員會，及保證小組，發還「中農」之財產，並酌量分給富農土地。
- 三、起用老軍人（各部隊退伍者）爲村級幹部，以轉好一般羣衆之印象。
- 四、各級地委、縣委、區委，應積極發動黨政軍民，全體動員，利用一切可能利用關係，以及一切可能利用之方式與方法，爭取逃亡份子還鄉。
- 五、凡已被我爭取還鄉之逃亡份子，由各級黨政軍事機關全體動員，尤其公安局應嚴密監視，絕不准有絲毫鬆懈，使彼等再逃亡。
- 六、各級黨政軍事機關，除全體動員加強展開「動靜」工作外，並須

積極展開宣傳工作。揭發蔣X之罪惡及黑暗，擴大我黨政治影響，以徹底破壞蔣區對逃亡份子之爭取。

七、各級黨政軍民機關及公安局，應百分之百提高警覺性，嚴密防範國特冒充逃亡份子，混入我解放區進行破壞工作。

東北匪軍逃亡忙

東北匪軍士兵，因不堪上級壓迫，致最近逃跑之風日熾，匪東北局乃指示所屬各匪區，在各地展開「尊幹愛兵」運動，企圖糾正過去錯誤，使官兵之間情感融洽，以挽士兵逃跑之頹風。該項運動之內容要點，並經查悉如下：

- (一)愛兵：一、今後在任何情況下，對戰士不打不罵，要耐心說服、教育，幫助同志進步。二、同志們有困難，須盡力幫助，爲之解決。三、愛護戰士，須像自己親兄弟一樣。四、保證擬定各種辦法，改善大家生活。五、要做遵守紀律的模範，生活不特殊化和同志們打成一片。
- (二)尊幹：一、堅決服從上級的命令，尊重幹部，服從領導，在任何情況下，不反抗上級。二、愛護上級要和自己父母一樣。三、保證不濫費和破壞公物。四、行軍作戰，保證不違反羣衆紀律。五、保證在練兵中苦學、苦練，不怕疲勞。六、互相幫助，團結友愛，不使上級掛心。七、在任何情況下，堅決完成任務。八、在任何困難及艱苦環境之下，不發牢騷，一定堅持到底。九、在任何情況下，決不動搖，堅定自己，保證不開小差。

陳毅兵變釀成民變

陳毅匪部爲挽回豫東慘敗命運，企圖補充損失，特機動，曾迭令魯陽毅、壽張等縣強征民兵約一萬五千餘名，編成新十一、新十二兩縱隊，開赴黃河南岸，虛張聲勢，牽制國軍。惟該兩縱隊士兵，多屬年在十六歲至五十歲之老弱農民，被征參軍，爲時不足兩月，並未受過正式訓練，且平日痛受匪軍壓迫，此次被強征硬拉入伍，對共匪之舊恨新仇更難抑制，會本月六日該兩縱隊奉命南調至某地，擬向國軍進犯，於路經陽穀縣城南三十里之王村時，全部民兵突告變，當場擊斃匪參謀及司令員一名，其餘匪幹見大勢已去，爲保持生命計，亦隨衆反正，所有民兵紛紛攜械返里，並自動組織自衛團隊反抗毛匪，以保村、保家、保命爲號召，一時各村民衆風起雲湧，羣往參加，而附近壽張、范縣等民衆，亦已採取一致行動。情勢所趨，已由局部之匪兵變變問題而演進爲廣泛性之民變運動，匪軍對此頗爲重視，聞正在集議對策之中。

毛匪利用北平

「七五」事件

華北各院校匪黨份子，頃已接到毛匪「晉冀察軍區北平城工部」轉發匪中央教育委員會對「七五」事件之指示，略稱：一切事件，應以「抗聯」之指示爲主。進行要求解決事件時，應利用教育當局對地方當局之抗議，使互相仇視惡視，以破壞軍政黨及教育當局之配合云云。

香港電訊晚報表示 港政府將不容 馮玉祥在港活動

英國晚報香港電訊報十日於評論所謂基密將軍馮玉祥來港之計劃時宣稱，香港無意允許政見不合者組織革命反叛友好之中國。香港之傳統政策，雖爲對遠東各國（包括我國）政治難民，皆予予庇護之所，然該報稱：今日之事態，已因此輩難民而造成新問題。該報謂，雖渠等仍受歡迎，並可以香港爲歸宿；然公開而蓄意反抗友好鄰邦政府之活動，顯然不予容許。香港承認南京政府爲中國政府，香港與中國之友善關係，不可容第三黨之陰謀加以危害。按香港電訊報爲此間唯一由英國人士發行之英語晚報，其意見向極爲官方及非官方所尊重。庶報又謂：上述之事，應爲「馮將軍所深知者」。並稱：「官方無謂對此一問題予以保證，是乃勢所必然者。」該報論及擬藉共黨及李濟將軍之助，而推翻南京政府，最後則組織「包容所有政黨之聯合政府」之陰謀時稱：「僅與共黨組織聯合政府之意見，即屬荒謬者。共黨份子，固決不容許渠等本身受制於一聯合政府也。該報對所傳蔣總統刻正喪失其統治國家及政府之權力之報導，未予置信。該報謂：蔣總統今日之地位，或較往日削弱。然民意測驗，可能表示蔣總統仍享有中國大人民之信任，是故對一切成分予以考慮，則名義上刻由馮玉祥領導之叛亂，一時尙不能成爲事實。